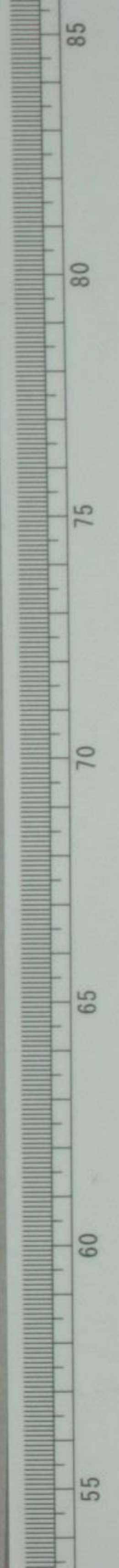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42



文庫11
D 292
42

宋史卷一百七十六

食貨志第一百二十九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三方從哲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脩國史領經筵事都摠裁脫脫等修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食貨上四

屯田

常平義倉

前代軍師所在有地利則開屯田營田以省餽饟宋太宗伐契丹規取燕薊邊隙一開河朔連歲繹騷耕織失業州縣多闕田而緣邊益增戍兵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一百七十六

食貨志

一

里其地平曠歲常自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可以實邊廩而限戎馬端拱二年分命左諫議大夫陳恕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恕對極言非便行數日有詔令脩完城堡通導溝瀆而營田之議遂寢時又命知代州張齊賢制置河東諸州營田尋亦罷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河築堤爲屯田旣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五三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丞克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輿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卽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衆武臣習攻戰亦恥於營葺旣種稻不成羣議愈甚事幾爲罷至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堯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

許鄧穎暨蔡宿毫至于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請
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克
役給官錢布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
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
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
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
克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田未墾募民
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傅子曰陸田命懸
於天人力雖脩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
制由人力人力苟脩則地利可盡且虫災之害亦少於

陸田水田旣脩其利兼倍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
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按視經度然不果行至咸平
中大理寺丞王宗旦請募民耕潁州陂塘荒地凡千五
百頃部民應募者三百餘戶詔令未出租稅免其徭役
然無助於功利而汝州舊有洛南務內園兵人種稻雍
熙二年罷賦予民至是復置命京朝官專掌募民戶二
百餘自備耕牛立團長墾地六百頃導汝水溉灌歲收
二萬三千石襄陽縣淳河舊作堤截水入官渠溉民田
三千頃宜城縣蠻河溉田七百頃又有屯田三百餘頃
知襄州耿望請於舊地兼括荒田置營田上中下三務

調夫五百築堤堰仍集鄰州兵每務二百人荆湖市牛
七百分給之是歲種稻三百餘頃四年陝西轉運使劉
綜亦言宜於古原州建鎮戎軍置屯田今本軍一歲給
芻糧四十餘萬石束約費茶鹽五十餘萬儻更令遠民
輸送其費益多請於軍城四面立屯田務開田五百頃
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耕種之又於軍城前後及北
至木峽口各置堡砦分居其人無寇則耕寇來則戰就
命知軍爲屯田制置使自擇使臣克四砦監押每若五
百人克屯戍從之旣而原渭州亦開方田戎人內屬者
皆依之得安其居是時兵費浸廣言屯營田者輒詔邊

臣經度行之順安軍兵馬都監馬濟請於靖戎軍東壘
鮑河開渠入順安威虜二軍置水陸營田於其側命莫
州部署石普護其役踰年而畢知保州趙彬復奏決鷄
距泉自州西至蒲城縣分徐河水南流注運渠廣置水
陸屯田詔駐泊都監王昭遜共成之自是定州亦置屯
田五年罷襄州營田下務六年耿望又請於唐州赭陽
陂置務如襄州歲種七十餘頃方城縣令佐掌之調夫
耘耨景德初從京西轉運使張巽之請詔止役務兵二
年令緣邊有屯營田州軍長吏並兼制置諸營田屯田
事舊兼使者如故大中祥符九年改定保州順安軍營

田務爲屯田務凡九州軍皆遣官監務置吏屬淮南兩浙舊皆有屯田後多賦民而收其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蓄水以限戎馬而已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河北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襄唐二州營田旣廢景德中轉運使許逖復之初耿望借種田人牛及調夫耨穫歲入甚廣後張巽改其法募水戶分耕至逖又參以兵夫久之無大利天聖四年遣尚書屯田員外郎劉漢傑往視漢傑言二州營田自復至今襄州得穀三十萬餘石爲緡錢九萬餘唐州得穀六萬餘石爲緡錢二萬餘所給吏兵俸廩官牛雜費襄州十三萬餘緡唐州四萬餘緡得不補失詔廢以給貧民頃收半稅其後陝西用兵詔轉運司度隙地置營田以助邊計又假同州沙苑監牧地爲營田而知永興軍范雍括諸郡牛頗煩擾未幾遂罷右正言田況言鎮戎原渭地方數百里舊皆民田今無復農事可卽其地大興營田以保捷兵不習戰者分耕五百人爲一堡三兩堡置營田官一領之播種以時農隙則習武事疏奏不用後乃命三司戶部副使夏安期等議並邊置屯田迄不能成治平三年河北屯田三百六十七頃得穀三萬五千四百六十八

石熙寧初以內侍押班李若愚同提點制置河北屯田事三年王韶言渭原城而下至秦州成紀旁河五六百里良田不耕者無慮萬頃治千頃歲可得三十萬斛知秦州李師中論韶指極邊見招弓箭手地恐秦州益多事詔遣王克臣等按視復奏與師中同再下沈起起奏不見韶所指何地雖實有之恐召人耕種西蕃驚疑侍御史謝景溫言聞沈起妄指甘谷城弓箭手地以塞韶妄而竇舜卿奏實止有閒田一項四十三畝中書言起未嘗指甘谷城地以實韶奏而師中前在秦州與韶更相論奏互有曲直韶遂以妄指閒田自著作佐郎責保平軍節度推官師中亦落待制其後韓縝知秦州乃言實有古渭砦弓箭手未請空地四千餘頃遂復韶故官從其所請行之明年河北屯田司奏豐歲屯田入不償費於是詔罷緣邊水陸屯田務募民租佃收其兵爲州廂軍時陝西曠土多未耕屯戍不可撤遠方有輸送之勤知延州趙鼎請募民耕以紓朝廷憂詔下其事經畧安撫使郭達言懷寧砦所得地百里以募弓箭手無閒田鼎又言之遂括地得萬五千餘頃募漢蕃兵幾五千人爲八指揮詔遷高官賜金帛而熙州王韶又請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以山坡地招蕃兵弓箭手

每若五指揮以二百五十人爲額人給地一頃蕃官二頃大蕃官三頃熙河多良田七年詔委提點秦鳳路刑獄鄭民憲興營田許奏辟官屬以集事樞密使吳克上疏曰今之屯田誠未易行古者一夫百畝又受田十畝爲公田莫若因弓箭手做古助田法行之熙河四州田無慮萬五千頃十分取一以爲公田大約中歲畝一石則公田所得十五萬石官無屯營牛具廩給之費借用衆力而民不勞大荒不收而官無所損省轉輸平糴價如是者其便有六而提點刑獄鄭民憲言祖宗時屯營田皆置務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然襄州營田既調夫矣又取鄰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邊州營屯不限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而前後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或諸郡括牛或兵民雜耕或諸州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頗致煩擾至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爲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畝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廩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爲便然弓箭手之招至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乞候稍稔

推行九年詔熙河弓箭手耕種不及之田經畧安撫司
點廂軍田之官置牛具農器人一頃歲終參較弓箭手
廂軍所種優劣爲賞罰弓箭手逃地并營田召佃租課
許就近於本城砦輸納仍免折變支移元豐二年改定
州屯田司爲水利司及章惇築沅州亦爲屯田務其後
遂罷之募民租佃役兵各還所隸五年詔提舉熙河等
路弓箭手營田蕃部共爲一司隸涇原路制置司提舉
熙河營田康識言新復土地乞命官分畫經界選知田
廂軍人給一頃耕之餘悉給弓箭手人加一頃有馬者
又加五十畝每五十頃爲一營四砦堡見缺農作廂軍
許於秦鳳涇原熙河三路選募廂軍及馬遞鋪卒願行
者人給裝錢二千詔皆從之知太原府呂惠卿嘗上營
田疏曰今葭蘆米脂裏外良田不啻一二萬頃夏人名
爲真珠山七寶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則兩路
新砦兵費已不盡資內地況能盡闢之乎前此所不敢
進耕者外無捍衛也今於葭蘆米脂相去一百二十里
間各建一砦又其間置小堡鋪相望則延州之義合白
草與石州之吳堡尅明以南諸城砦千里邊面皆爲內
地而河外三州荒閑之地皆可墾闢以贍軍用凡昔爲
夏人所侵及蘇安靖棄之以爲兩不耕者皆可爲法耕

之於是就糴河外而使河內之民被支移者量出脚乘
之直革百年遠輸貴糴以免困公之弊財力稍豐又通
葭蘆之道於麟州之神木其通堡砦亦如葭蘆米脂之
法而橫山膏腴之地皆爲我有矣七年惠卿雇五縣耕
牛發將兵外護而耕新疆葭蘆吳堡間膏腴地號木瓜
原者凡得地五百餘頃麟府豐州地七百三十頃弓箭
手與民之無力及異時兩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頃惠卿
自謂所得極厚可助邊計乞推之陝西八年樞密院奏
去年耕種木瓜原凡用將兵萬八千餘人馬二千餘匹
費錢七千餘緡穀近九千石糗糒近五萬斤草萬四千
餘束又保甲守禦費緡錢千三百米石三千二百役耕
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疆民爲之所收禾粟蕎麥萬八
千石草十萬二千不償所費又借轉運司錢穀以爲子
種至今未償增入人馬防拓之費仍在年計之外慮經
畧司來年再欲耕種乞早約束詔諭惠卿毋蹈前失河
東進築堡砦自麟石廊延南北近三百里及涇原環慶
熙河蘭會新復城砦地土悉募廂軍配卒耕種免役已
而營田司言諸路募發廂軍皆不閑田作遂各遣還其
州紹興元年知荆南府解潛奏辟宗綱樊賓措置屯田
詔除宗綱克荆南府歸峽州荆門公安軍鎮撫使司措

置五州營田官樊賓副之渡江後營田蓋始於此其後
荊州軍食仰給省縣官之半焉三年德安府復州漢陽
軍鎮撫使陳規放古屯田凡軍士相險隘立堡砦且守
且耕耕必給費歛復給糧依鋤田法餘並入官凡民水
田畝賦稅米一斗陸田豆麥夏秋各五升滿二年無欠
給爲永業兵民各處一方流民歸業寢衆亦置堡砦屯
聚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之營田事府縣兼之廷臣因
規奏推廣謂一夫授田百畝古制也今荒田甚多當聽
百姓請射其有闕耕牛者宜用人耕之法以二人曳一
犁凡授田五人爲甲別給蔬地五畝爲廬舍場圃兵屯
以大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以歲課多少爲殿最
下諸鎮推行之詔江東西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建康營
田如陝西弓箭手法世忠言沿江荒田雖多大半有主
難如陝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奏如世忠議仍蠲三
年租滿五年田主無自陳者給佃者爲永業詔湖北浙
西江西皆如之其徭役科配並免五年詔淮南川陝荆
襄屯田六年都督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爲營田凡官田
逃田並拘籍以五頃爲一莊募民承佃其法五家爲保
共佃一莊以一人爲長每莊給牛五具耒耜及種副之
別給十畝爲蔬圃貸錢七十千分五年償命樊賓王弗

行之尋命五大將劉光世韓世忠張浚岳飛吳玠及江
淮荆襄利路帥悉領營田使遷賓司農少卿提舉江淮
營田置司建康弗屯田員外郎副之官給牛種撫存流
移一歲中收穀三十萬石有奇殿中侍御史石公揆監
中獄李家及王弗皆言營田之害張浚亦覺其擾請罷
司以監司領之於是詔帥臣兼領營田九月以川陝宣
撫吳玠治廢堰營田六十莊計田八百五十四頃歲收
二十五萬石以助軍儲賜詔獎諭焉三十二年督視湖
北京西軍馬汪澈言荆湖兩軍屯守襄漢糧餉浩瀚襄
陽古有二渠長渠溉田七千頃木渠溉田三千頃兵後
堙廢今先築堰開渠募邊民或兵之老弱耕之其耕牛
耒耜種糧令湖北京西轉運司措置既省餽運又可安
集流亡從之隆興元年臣僚言州縣營田之實其說有
十曰擇官必審募人必廣穿渠必深鄉亭必脩器用必
備田處必利食用必克耕具必足定稅必輕賞罰必行
且欲立賞格以募人及住廣西馬綱三年以市牛會有
訴襄陽屯田之擾者上欲罷之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
荆襄屯田之害以其無耕田之民而課之游民游民不
足而強之百姓於是百姓舍已熟田而耕官生田或遠
數百里徵呼以來或名雙丁而役其強壯老稚無養一

方騷然罷之誠是也然自去歲以來置耕牛農器脩長木二渠費已十餘萬一旦舉而棄之則荆襄之地終不可耕也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不能續食則老弱饑死强者轉而之他若使之就耕荆襄之田非惟可免流離柳使中原之民聞之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襁負而至矣異時墾闢既廣取其餘以輸官實爲兩便詔除見耕者依舊餘令虞允文同王珪措置二年江淮都督府參贊陳俊卿言欲以不被帶人擇官荒田標旗立砦多買牛犁縱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樂從數年之後墾田必多穀必賤所在有屯則村落無盜賊之憂軍食既足則饋餉無轉運之勞此誠經久守淮之策詔從之乾道五年三月四川宣撫使鄭剛中撥軍耕種以歲收租米對減成都路對糴米一十二萬石贍軍然兵民雜處村疇爲擾百端又數百里外差民保甲教耕有三年不代者民甚苦之知興元府晁公武欲以三年所收最高一年爲額等第均數召佃放兵及保甲以護邊從之八月詔鎮江都統司及武鋒軍三處屯田兵並拘收入隊教閱六年罷和揚州屯田八年復罷廬州兵屯田淳熙十年鄂州江陵府駐劄副都統制郭杲言襄陽屯田興置二十餘年未能大有益於邊計非田之不良

蓋人力有所未至今邊陲無事正宜脩舉爲實邊之計
本司有荒熟田七百五十頃乞降錢三萬緡收買耕牛
農具便可施功如將來更有餘力可括荒田接續開墾
從之紹熙元年知和州劉煒以剩田募民克萬弩手分
耕嘉定七年以京西屯田募人耕種十三年四川宣撫
安丙總領任處厚言紹興十五年諸州共墾田二千六
百五十餘頃夏秋輸租米一十四萬一千餘石餉所屯
將兵罷民和糴爲利可謂博矣乾道四年以後屯兵歸
軍教閱而營田付諸州募佃遂至租利陷失驕將豪民
乘時占據其弊不可槩舉今豪強移徙田土荒闕正當
拘種之秋合自總領所與宣撫司措置其邊絕之田關
內外亦多有之爲數不貲其利不在營田之下乞併括
之初玠守蜀以軍儲不繼治褒城堰爲屯田民不以爲
便因漕臣郭大中言約中其數使民自耕民皆歸業而
歲入多於屯田端平元年八月以臣僚言屯五萬人於
淮之南北且田且守置屯田判官一員經紀其事暇則
教以騎射初弛田租三年又三年則取其半十月知大
寧監邵潛言昔鄭剛中嘗於蜀之關隘雜兵民屯田歲
收粟二十餘萬石是後屯田之利旣廢糧運之費益增
宜詔帥臣縱兵民耕之所收之粟計直以償之則總所

無轉輸之苦邊關有儲峙之豐戰有餘勇守有餘備矣
從之嘉熙四年令流民於邊江七十里內分田以耕遇
警則用以守江於邊城三五十里內亦分田以耕遇警
則用以守城在砦者則耕四野之田而用以守砦田在
官者免其租在民者以所收十之一二歸其主俟三年
事定則各還元業咸淳三年詔曰淮蜀湖襄之民所種
屯田旣困重額又困苛取流離之餘口體不克及遇水
旱收租不及而催輸急於星火民何以堪其日前舊欠
並除之復催者以違制論

常平義倉漢隋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穀價義倉以備

凶灾周顯德中又置惠民倉以雜配錢分數折粟貯之
歲歉減價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焉太祖承五季之亂
海內多事義倉寢廢乾德初詔諸州於各縣置義倉歲
輸二稅石別收一斗民饑欲貸克種食者縣具籍申州
州長吏卽計口貸訖然後奏聞其後以輸送煩勞罷之
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臣於四城門置場增價以
糴虛近倉貯之命曰常平歲饑卽下其直予民咸平中
庫部員外郎成肅請福建增置惠民倉因詔諸路申淳
化惠民之制景德三年言事者請於京東西河北河東
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口多寡量留上

供錢自二三千貫至一二萬貫令轉運使每州擇清幹
官主之領於司農寺三司無輒移用歲夏秋視市價量
增以糴糶減價亦如之所減不得過本錢而沿邊州郡
不置詔三司集議請如所奏於是增置司農官吏創廩
舍藏籍帳度支別置常平案大率萬戶歲糴萬石戶雖
多止五萬石三年以上不糴卽回克糧廩易以新粟災
傷州郡糴粟斗毋過百錢後又詔當職官於元約數外
增糶及一倍已上者並與理爲勞績天禧四年荆湖川
峽廣南皆增置常平倉五年諸路總糶數十萬三千
餘斛糶二十四萬三千餘斛景祐中淮南轉運副使吳
遵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纔四十餘萬
歲饑不足以救恤願自經畫增爲二百萬他毋得移用
許之後又詔天下常平錢粟三司轉運司皆毋得移用
不數年間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司農寺出常
平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久之移用數多而蓄藏無
幾矣自景祐初畿內饑詔出常平粟貸中下戶戶一斛
慶曆中發京西常平粟振貧民而聚斂者或增舊價糶
粟欲以市恩皇祐三年詔誠之淮南兩浙體量安撫陳
升之等言災傷州軍乞糶常平倉粟令於元價上量添
十文十五文殊非恤民之意乃詔止於元糶價出糶五

年詔曰此者湖北歲儉發常平以濟饑者如聞司農寺復督取豈朝廷振恤意哉其悉除之明道二年詔議復義倉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請復置令五等已上戶隨夏秋二稅二斗別輸一升水旱減稅則免輸州縣擇便地置倉貯之領於轉運使計以一中郡正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可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則利博矣明道中饑歉國家欲盡貸饑民則軍食不足故民有流轉之患是時兼并之家出粟數千石則補更是豈以官爵爲輕歟特愛民濟物不獲已爲之爾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振濟則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濟中下之民實先受其賜矣事下有司會議議者異同而止慶曆初琪復上其議仁宗納之命天下立義倉詔上三等戶輸粟已而復罷其後賈黯又言今天下無事年穀豐熟民人安樂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則流離死亡捐棄道路發倉廩振之則糧不給課粟富人則力不贍轉輸千里則不及事移民就粟則遠近交困朝廷之臣郡縣之吏倉卒不知所出則民饑而死者過半矣願放隋制立民社義倉詔天下州軍遇年穀豐登立法勸課蓄積以備凶灾此所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者也况

取之以爲民耶下其說諸路以度可否以爲可行纔四
路餘或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盜賊或謂已
有常平足以振給或謂置倉煩擾於是黯復上奏曰臣
嘗判尚書刑部見天下歲斷死刑多至四千餘人其間
盜賊率十六七蓋愚民迫於饑寒因之水旱枉陷重辟
故臣請復民社義倉以備凶歲今諸路所陳類皆妄議
若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則義倉之意乃教民儲積以
備水旱官爲立法非以自利行之旣久民必樂輸若謂
恐招盜賊盜賊利在輕貨不在粟麥今鄉村富室有貯
粟數萬石者不聞有劫掠之虞且盜賊之起本由貧困
臣建此議欲使民有貯積雖遇水旱不憂乏食則人人
自愛而重犯法此正消除盜賊之原也若謂有常平足
以振給則常平之設蓋以準平穀價使無甚貴甚賤之
傷或遇凶饑發以振拯旣以失其本意而費又出公帑
今國用頗乏所蓄不厚近歲非無常平小有水旱輒流
離餓莩起爲盜賊則是常平果不足仰以振給也若謂
置倉廩斂材木恐有煩擾則今州縣脩治郵傳驛舍皆
斂於民豈於義倉獨畏煩擾人情可與樂成不可與謀
始願自朝廷斷而行之然當時牽於衆論終不果行嘉
祐二年詔天下置廣惠倉初天下没入戶絕田官自鬻

之樞密使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領以提點刑獄歲終具出內之數上之三司戶不滿萬留田租千石萬戶倍之戶二萬留三千石三萬留四千石四萬留五千石五萬留六千石七萬留八千石十萬留萬石田有餘則鬻如舊四年詔改隸司農寺州選官二人主出納歲十月遣官驗視應受米者書名于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給人米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餘乃及諸縣量大小均給之其大畧如此治平三年常平入五十萬一千四十八石出四十七萬一千一百五十七石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諸路常平廣惠倉錢穀畧計貫石可及千五百萬以上歛散未得其宜故爲利未博今欲以見在斛斗遇貴量減市價糶遇賤量增市價糶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斛就便轉易者亦許兌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預借者給之隨稅輸納斛斗半爲夏料半爲秋料內有請本色或納時價貴願納錢者皆從其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豐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之患民旣受貸則兼并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惠之物收藏積滯必待年儉物貴然後出糶所及者不過城市游手之人今通一

路有無貴發賤歛以廣蓄積平物價使農人有以赴時趨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是亦先王散惠興利以爲耕歛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寡分遣官提舉每州選通判幕職官一員典幹轉移出納仍先自河北京東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緒推之諸路其廣惠倉除量留給老疾貧窮人外餘並用常平倉轉移法詔可旣而條例司又言常平廣惠倉條約先行於河北京東淮南三路訪問民間多願支貸乞遍下諸路轉運司施行當議置提舉官時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百萬貫石詔諸路各置提舉官二員以朝官爲之管當一員京官爲之或共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初神宗旣用王安石爲參知政事安石爲帝言天下財利所當開闢歛散者帝然其說遂勅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因請以著作佐郎編校集賢書籍呂惠卿爲制置司檢詳文字自是專一講求立爲新制欲行青苗之法蘇轍自大名推官上書召對亦除條例司檢詳文字安石出青苗法示之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爲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奸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用州縣多事矣唐

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言漢常平法耳公誠能行之晏之功可立矣也安石自此逾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於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安石意合至是請施行之河北於是安石決意行之而常平惠倉之法遂變而爲青苗矣蘇轍以議不合罷而諸牧提舉官往往迎合安石之意務以多散爲功富民不願以貧者乃欲得之卽令隨戶等高下品配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王廣廉在河北一等戶給十五千等而下之至五等猶給一千民間喧然不以爲便廣廉入奏謂民皆歡呼感德然言不便者甚衆右正言李常孫覺乞詔有司毋以疆民時提舉府界常平事侯叔獻屢督提點府界縣鎮呂景散錢景以畿縣各有屯兵歲入課利僅能贍給又民戶嘗貸糧五十餘萬石尚悉以閣今條例司又以買陝西鹽鈔錢五十萬緡爲青苗錢給散恐民力不堪詔送條例司召提舉司官至中書戒諭之王安石言若此諸路必顧

望不敢推行新法第令條例司指揮從之三年判大名府韓琦言臣準散青苗詔書務在惠小民不使兼并乘急以要倍息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所立條約乃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借坊郭戶有物業勝質當者亦依鄉戶例支借且鄉村上等戶并坊郭有物業者乃從來兼并之家今令多借之錢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相違戾又條約雖禁抑勒然須得上戶爲甲頭以任之民愚不慮久遠請時甚易納時甚難故自制下以來上下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近下等第與無業客戶雖或願請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干係書手典押耆戶長同保均陪之患去歲河朔豐稔米斗不過七八十錢若乘時多歛俟貴而糶不唯合古制無失陷兼民被實惠亦足收其羨贏今諸倉方糶而提舉司已亟止之意在移此糶本盡爲青苗錢則三分之息可爲已功豈暇更恤斯民久遠之患若謂陝西嘗行其法官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適自冬及春雨雪及時麥苗滋盛定見成熟行於一時可也今乃建官置司以爲每歲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於京東淮南河北三路

試行埃有緒方推之他路今三路未集而遽盡於諸路
置使非陛下憂民祖宗惠下之意乞盡罷提舉官第委
提點刑獄官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出琦奏示執政曰
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
安得青苗而使者亦疆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
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脩常平法以助民至
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
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抑兼并振貧弱置官理財
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曾公亮陳升之皆
言坊郭不當俵錢與安石論難久之而罷帝終以琦說
爲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公亮升之
欲卽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自罷之連日不決帝更
以爲疑因令呂惠卿諭旨起安石安石入謝旣視事志
氣愈悍面責公亮等由是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
置條例司條例司疏列琦奏而辨析其不然琦復上疏
曰制置司多刪去臣元奏要語惟舉大槩用偏辭曲難
及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文其謬妄上以欺罔聖聽下
以愚弄天下臣竊以爲周公立太平之法必無剝民取
利之理但漢儒解釋或有異同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
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鄭康成乃約此法謂從官貸錢

若受園廛之地貸萬錢者出息五百賈公彥廣其說謂如此則近郊十一者萬錢期出息一千遠郊二十而三者萬錢期出息一千五百旬稍縣都之民萬錢期出息二千如此則須漆林之戶取貸方出息二千五百當時未必如此今放青苗錢凡春貸十千半年之內便令納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歲終又令納利二千則是貸萬錢者不問遠近歲令出息四千周禮至遠之地止出息二千今青苗取息過周禮一倍制置司言比周禮取息已不爲多是欺罔聖聽且謂天下之人不能辨也且古今異宜周禮所載有不可施于今者其事非一若謂泉府一職今可施行則制置司何獨舉注疏貸錢取息一事以詆天下之公言哉康成又注云王莽時貸以治產業者但計所贏受息無過歲什一公彥疏云莽時雖計本多少爲定及其催科唯所贏多少假令萬錢歲贏萬錢催一千贏五千催五百餘皆據利催什一若贏錢更少則納息更薄比今青苗取利尤爲寬少而王莽之外上自兩漢下及有唐更不聞有貸錢取利之法今制置司遇堯舜之主不以二帝三王之道上禪聖政而貸錢取利更過莽時此天下不得不指以爲非而老臣不可以不辨也況今天下田稅已重固非周禮什一之法更

有農具牛皮鹽麩鞵錢之類凡十餘目謂之雜錢每夏秋起納官中更以紬絹斛斗低估令民以此雜錢折納又歲散官鹽與民謂之蚕鹽折納絹帛更有預買和買紬絹如此之類不可悉舉皆周禮田稅什一之外加歛之物取利已厚傷農已深奈何又引周禮國服爲息之說謂放青苗錢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試之法此則誣汗聖典蔽惑睿明老臣得不太息而慟哭也制置司又謂常平舊法亦糶與坊郭之人坊郭有物力戶未嘗零糶常平倉斛斗此蓋欲多借錢與坊郭有業之人以望收利之多妄稱周禮以爲無都邑鄙野之限以文其曲說唯陛下詳之樞密使文彥博亦數言不便帝曰吾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王安石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帝因使二人潛察府界俵錢事還言民皆情願無抑配者故帝益信之初羣臣進讀邇英畢帝問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司馬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蚕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呂惠卿曰青苗法願則取之不願不疆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疆富民亦不疆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以爲病光曰臣陝西人

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許有司尚能以病民况法許之乎及拜官樞密副使光上章力辭至六七日帝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竟出知永興軍當是時爭青苗錢者甚衆翰林學士范鎮言陛下初詔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提舉司以戶等給錢皆令出三分之息物議紛紜皆云自古未有天子開課場者民雖至愚不可不畏後以言不行致仕臺諫官呂公著孫覺李常張戩程顥等皆以論青苗罷黜知亳州富弼知青州歐陽脩繼韓琦論青苗之害且持之不行亦坐移鎮知陳留縣姜潛之官才數月青苗令下潛卽榜於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府寺疑潛壅令使其屬按驗無違令者潛知不免卽移疾去知山陰縣陳舜俞不肯奉行移狀自劾曰方今小民匱乏願貸之人徃徃有之譬如孺子見飴蜜孰不染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足以生病故耆老戒其鄉黨父兄誨其子弟未嘗不以貸貫爲不善治生今乃官自出舉誘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道之舉也況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歛亦在當月百姓得錢便出息輸納實無所利是使民一取青苗錢終身以及

世世一歲嘗兩輸息錢乃別爲一賦以弊生民也坐謫南康軍鹽酒稅陝西轉運副使陳繹止環慶等六州毋散青苗錢且留常平倉物以備用條例司劾其罪詔釋之五月制置三司條例司罷歸中書以常平新法付司農寺命集賢校理呂惠卿同判寺兼領田役水利七年帝患俵常平官吏多違法王安石請縣專置一主簿主給納役錢及常平不過五百員費錢三十萬貫耳從之帝以久旱爲憂翰林學士承旨韓維言畿縣近督青苗甚急徃徃鞭撻取足民至伐桑爲薪以易錢旱災之際重罹此苦帝頗感悟太皇太后亦嘗爲帝言聞民間甚苦青田助役錢蓋罷之會百姓流離帝憂見顏色益疑新法不便欲罷之安石不悅屢求去四月出知江寧府然安石薦韓絳代相仍以呂惠卿佐之於安石所爲遵守不變旣而詔諸路常平錢穀常留一半外方得給散兩經倚閣常平錢人力不得支借民間非時闕乏許以物產爲抵依常平限輸納當輸錢而願輸穀若金帛者官立中價示民物不盡其錢足以錢錢不盡其物者還其餘直又聽民以金帛易穀而有司少加金帛之直六年戶部言準詔諸路常平可酌三年歛散中數取一年爲格歲終較其增虧今以錢銀穀帛貫石匹兩定年額

散一千一百三萬七千七百七十二歛一千三百九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九比元豐三年散增二百一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二歛增一百三萬四千九百六十四四年散增二百七十九萬九千九百六十四歛虧一百九十八萬六千五百一十五詔三年四年散多歛少及散歛俱少之處戶部下提舉司具析以聞十年詔開封府界先自豐稔畿縣立義倉法明年提點府界諸縣鎮公事蔡承禧言義倉之法以二石而輸一斗至爲輕矣乞今年夏稅之始悉令舉行詔可仍以義倉隸提舉司京東西淮南河東陝西路義倉以今年秋料爲始民輸稅不及斗免輸頒其法於川峽四路元豐二年詔威茂黎三州罷行義倉法以夷夏雜居歲賦不多故也八年并罷諸路義倉元祐元年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椿作常平錢物委提點刑獄交管依舊常平倉法行之罷各縣專置主簿四月再立常平錢穀給歛出息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散及一半爲額民間絲麥豐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伴納者止出息一分左司諫王巖叟監察御史上官均右正言王覲右司諫蘇轍御史中丞劉摯文章論復行青苗之非八月司馬光奏先朝散青苗本爲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務

求多散或舉縣追呼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今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欲下諸路提點刑獄申嚴州縣抑配之禁詔從之中書舍人蘇軾不書錄黃奏曰熙寧之法未嘗不禁抑配而其害至此民家量入爲出雖貧亦足若令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況子弟欺謾父兄人戶冒名詐請似此本非抑配臣謂以散及一半爲額與熙寧無異今許人願請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今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何用二分之息以賈無窮之怨於是王巖叟蘇轍朱光庭王覲等復言臣等屢有封事乞罷青苗皆不蒙付外願盡付三省公議得失初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散青苗錢四月之詔蓋純仁意也時司馬光以疾在告已而臺諫皆言其非不報光尋奏乞約束州縣抑配蘇軾又繳奏乞盡罷之光始大悟遂力疾入對尋詔常平錢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趁時糶青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驗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紹聖元年詔除廣南東西路外並復置義倉自

來歲始放稅二分已上免輸所貯專充振濟輒移用者
論如法二年戶部尚書蔡京首言承詔措置財利乞檢
會熙豐青苗條約參酌增損立爲定制淮南轉運司副
使莊公岳謂自元祐罷提舉官後錢穀爲他司侵借所
存無幾欲乞追還給散隨夏秋稅償納勿立定額自無
抑民失財之患奉議郎鄭僅朝奉郎郭時亮承議郎許
幾董遵等皆言青苗最爲便民願戒抑配止收一分之
息詔並送詳定重脩勅令所三年舊欠常平錢斛人戶
仍許請給宣和五年令州縣歲散常平錢穀畢卽揭示
請人名數逾月歛之庶革僞冒之弊先是諸路災傷截
撥上供年額米斛數多致關中都歲計令京東江蘇兩
浙荆湖路義倉穀各留三分餘並起發赴京補還截撥
之數六年詔罷之高宗紹興元年併提舉常平司於提
刑司明年以臣僚言復常平官講補助之政以廣儲蓄
九年用宗正丞鄭鬲言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
悉數和糴二十八年以趙令詎請糴州縣義倉米之陳
腐者孝宗隆興二年遣司農少卿陳良弼點檢浙東常
平等倉乾道六年知衢州胡堅奏廣糴常平福建轉運
副使沈樞奏水旱州郡請留轉運司和糴米以續常平
上卽爲之施行八年戶部侍郎楊倓奏義倉在法夏秋

正稅斗輸五合不及斗者免輸凡豐熟縣九分以上卽輸一升令諸路州縣歲收苗米六百餘萬石其合收義倉米數不少間有災傷支給不多訪聞諸州軍皆擅用請稽之寧宗慶元元年詔戶部右曹專領義倉十一年臣僚言紹興初臺臣嘗請通一縣之數截留下戶苗米輸之於縣別儲以備振濟使窮民不至於艱食惟貧郭義倉則就州輸送至於屬縣之義倉則令丞同主之每歲終令丞合諸鄉所入之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之數上之提舉常平提舉常平合一道之數上之朝廷考其盈虧以議殿最從之寶慶三年侍御史李知孝言郡縣素無蓄積緩急止仰朝廷非立法本意曩淮東總領岳珂任江東轉運判官以所積經常錢糴米五萬石椿留江東九郡以時濟糴諸郡皆蒙其利其後史彌忠知饒州趙彥幟知廣德軍皆自積錢糴米五千石以是推之監司州郡苟能節用愛民卽有贏羨若立之規繩加以黜陟所糴至萬石者旌擢其不收糴與擾民及不實者鑄罰庶幾郡縣趨事蓄積歲增實爲經久之利有旨從之景定元年九月赦曰諸路已糴義米價錢州郡以低價抑令上戶補糴正稅迤閣義米用虧常平司責縣道陪納縣道遂敷吏貼保正長攬戶等人均納自

今視時收糴見繫吏貼等人陪納之錢並與除放五年
監察御史程元岳奏隨稅帶義法也今稅糶帶義之外
又有所謂外義焉者絹紬豆也豈有絹紬豆而可加之
義乎縱使違法加義則絹加絹紬加紬豆加豆猶可言
也州縣一意椎剝一切理苗而加一分之義甚者赦恩
已蠲二稅義米依舊追索貧民下戶所欠不過升合星
火追呼費用不知幾百倍破家蕩產鬻妻子怨嗟之聲
有不忍聞望嚴督監司止許以稅帶義其餘盡罷其有
循習病民者重其罰從之咸淳二年以諸路景定三年
以前常平義倉米二百餘萬石減時直糴之

宋史卷一百七十六終

宋史卷一百三十七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行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食貨上五

役法上

役法役出於民州縣皆有常數宋因前代之制以前主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給使令縣曹司至押錄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虞候揀搨等人各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一百三十七

食貨志

以鄉戶等第定差京百司補吏須不礙役乃聽建隆中詔文武官內諸司臺省寺監諸軍諸使不得占州縣課役戶州縣不得役道路居民爲逝夫後又詔諸州職官不得私占役戶供課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爲九等著於籍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詔加裁定淳化五年始令諸縣以第一等戶爲里正第二等戶爲戶長勿冒名以給役自餘衆役多調廂軍大中祥符五年提點刑獄府界段惟幾發中牟縣夫二百修馬監倉羣牧制置使代以廩卒因下詔禁之惟詔令有大興作而後調丁夫然役有輕重勞佚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承平旣久姦僞滋生命官形勢占田無限皆得復役衙前將吏得免里正戶長而應役之戶困於繁數僞爲券售田於形勢之家假佃戶之名以避徭役乾興初始立限田法形勢敢挾他戶田者聽人告予所挾田三之一時州縣旣廣徭役益衆太常博士范諷知廣濟軍因言軍地方四十里戶口不及一縣而搖差與諸郡等願復爲縣轉運司執不可因詔裁捐役人自是數下詔書督州縣長吏與轉運使議蠲冗役以寬民力又令州縣錄丁產及所產役使前期揭示不實者民得自言役之重者自里正鄉戶爲衙前

主典府庫或輦運官物往往破產景祐中稍欲寬其法乃命募人克役初官八品以下死者子孫役同編戶至是詔特蠲之民避役者或竄名浮圖籍號爲出家趙州至千餘人詔出家者須落髮爲僧乃聽免役禁諸縣非捕盜毋擅役壯丁慶曆中令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裁捐役人卽給使不足益以廂兵旣而詔諸路轉運司條析州縣差徭賦歛之數委二府大臣裁減科役不均以鄉村坊郭戶均差時范仲淹執政謂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廢河南諸縣欲以次及他州當時以爲非未幾悉復王逵爲荆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

十萬進爲美餘蒙詔吳縣是他路競爲掎克以市恩皇祐中詔州縣里正押司錄事旣代而令輸錢免役者論如違制律又禁役鄉戶爲長名衙前初知開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入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免溝壑之患每鄉被差踈密與費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貲爲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貲爲錢五十萬畝休迺役卽甲鄉十五年一周乙鄉五年一周富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意乎請罷里正

衙前命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爲額令佐視五等簿
通一縣計之籍皆在第一等選質最高者一戶爲鄉戶
衙前後差人放此卽甲縣戶少而役蕃聽差之縣戶多
而役簡者簿書未盡實聽換取他戶里正主督租賦請
以戶長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議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
東西轉運司度利害皆以爲便而知制誥韓絳蔡襄極
論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絳請行鄉戶五則之法襄
請以產錢多少定役重輕至和中命絳襄與三司置司
參定繼遣尚書都官員外郎吳幾復趨江東殿中丞蔡
稟趨江西與長吏轉運使議可否因請行五則法凡差
鄉戶衙前視資產多寡置籍分爲五則又第其役輕重
放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當役十人列第一等戶百第
二等重役五當役五人列第二等戶五十以備十番役
使藏其籍通判治所遇差人長吏以下同按視之轉運
使提點刑獄察其違慢遂更著淮南江南兩浙荆湖福
建之法下三司頒焉自罷里正衙前民稍休息又詔諸
路轉運司開封府界訪衙前之役有重爲害者條奏之
能件悉便利大去勞弊者議賞置寬恤民方司遣使四
出自是州縣力役多所裁損凡二萬三千六百二十二
人治平四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間因水旱頗致流

雖殆州郡差役之法甚煩其詔中外臣庶條陳利害以聞先是三司使韓絳言聞京東民有父子二下將爲衙前役者其父告其子曰吾當求死使汝曹免于凍餒遂自縊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其母析居以避役者又有鬻田減其戶等者田歸官戶不役之家而役并於同等見存之戶望博訪利害集議裁定使力役無偏重之寄役法更議始此熙寧元年知諫院吳克言今鄉役之中衙前爲重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故近年上戶寢少中下戶寢多役使頻仍生資不給則轉爲工商不得已而爲盜賊宜早定鄉役利害以時施行後帝閱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踰年不得還者帝重傷之乃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二年遣劉彝謝卿材侯叔獻程顥盧秉王汝翼曾伉王廣廉八人行諸路相度農田水利稅賦科率徭役利害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言役人之不可不用鄉戶猶官吏之不可不用士人也今遂欲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顧不問戶之高低例使出錢上戶則便下戶實難轍以議不合罷條例司言使民出泉顧役卽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者之意願以條目遣官分行天下博盡衆議於

是條諭諸路曰衙前既用重難分數凡買撲酒稅坊場舊以酬衙前者從官自賣以其錢同役錢隨分數給之其廂鎮場務之類舊酬獎衙前不可令民買占者卽用舊定分數爲投名衙前酬獎如部水陸運及領倉驛場務公使庫之類其舊煩擾且使陪備者今當省使母費承符散從官等舊若重役償欠者今當改法除弊庶使無困凡有產業物力而舊無役者今當出泉以助役父之司農寺言今立役條所寬優者皆村鄉朴蠢不能自達之窮疇所裁取者乃仕宦兼并能致人言之豪右若經制一定則衙司縣吏無以施誅求巧舞之姦故新法之行尤所不便欲先自一兩州爲始候其成就卽令諸州軍傲視施行若實便百姓當特獎之詔可於是提點府界公事趙子幾奏上府界所在條目下之司農詔判寺鄧綰曾布更議之綰布言畿內鄉戶計產業若家資之貧富上下分爲五等歲以夏秋隨等輸錢鄉戶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輸兩縣有產業者上等各隨縣中等併一縣輸析居者隨所析而定降其等若官戶女戶寺觀未成丁減半輸皆用其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隨役重輕制祿開封縣戶二萬二千六百有奇歲輸錢萬二千九百緡以萬二百爲祿贏其二千七百以備

凶荒欠闕他縣倣此然輸錢計等高下而戶等著籍昔緣巧避失實乃詔責郡縣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隙集衆稽其物產考其貧富察其詐僞爲之升降若故爲高下者以違制論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產爲抵弓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以三年或二年乃更爲法旣具揭示一月民無異辭著爲令令下募者執役被差者得散去開封一府罷衙前八百三十人畿縣鄉役數千遂頒其法於天下天下土俗不同役輕重不一民貧富不等從所便爲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未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敷錢先視州若縣應用顧直多少隨戶等均取顧直旣已用足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闕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三年命集賢校理呂惠卿同判司農寺已而林旦曾布相繼典主其事四年罷許州衙前幹公使庫以軍校主之月給食錢三千後行於諸路人皆便之兩浙提點刑獄王庭光提舉常平張覲率民助役錢至七十萬薛向爲帝言帝問王安石安石曰提舉官據數取之朝廷以恩惠科減於體爲順御史中丞楊繪亦言覲等科配民輸錢多者一戶至三百千乞少裁損以安民心五月東

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訴超昇等第不受遂突入王安石私第安石諭以相府不知訴之御史臺臺不受訴諭令散去楊繪又言司農寺不用舊則自據戶數勅立助役錢等第下縣令著之籍如酸棗縣升戶等皆失實帝乃命提點司究所從升降仍嚴升降之法畿民不願輸錢免役縣按所當供役歲月如期役之與免輸錢先是帝既知東明事及聞繪言兩降手敕問王安石曰酸棗既有自下戶升入上戶則四等有免輸役錢之名而無其實安石力言嘗取諸縣新舊籍對覆升降聞外間扇搖役法者謂輸多必有贏餘若羣訴必可免彼既聚衆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乃盡用其言中書孫迪張景溫體量不願出錢之民欲困以重役楊繪復論之而監察御史劉摯謂昨者團結保甲民方驚擾又作法使人均出緡錢非時升降戶等期會急迫人情惶駭因陳新法十害其要曰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故舊法上戶之役類皆數而重下戶之役率常簡而輕今不問上下戶槩視物力以差出錢故上戶以爲幸而下戶苦之歲有豐凶而役人爲定數助錢歲不可闕則是賦稅有時減閣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戶爲其有常產則自重今既招顧恐止得浮浪姦僞之人則

帑庾場務綱運不惟不能興幹竊恐不勝其盜用而冒法者衆至於弓手耆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史之類恐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爲搔擾也司農新法衙前不差鄉戶其舊嘗願爲長名者聽仍其舊却用官自召賣酒稅坊場并州縣坊郭人戶助役錢數酬其重難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戶緩急科率郡縣賴之難更使之均出助錢乞詔有司若坊場錢可足衙前顧直則詳究條目徐行而觀之帝因問安石進呈役錢文字謂之曰民供稅歛已重坊郭及官戶等不須減稅戶升等事更與少裁之安石曰朝廷制法當斷以義豈須規規恤淺近之人議論耶於是提點趙子幾怒知東明縣賈蕃不能禁遏縣民來訟雜摠他事致蕃於理又使子幾自鞠之楊繪謂是希安石意指而致縣令於罪也卽疏辨之曰子幾若劾蕃五月十日前事臣固無言若所劾後乎此日是以威脅令佐使民不得赴愬得爲便乎又言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頃者亦有戶纔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齊無異況如官戶則除耆長外皆應無役今例使均出顧錢則百頃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頃者而又永無決射之訟此其利

也然難行之說亦有五民惟種田而責其輸錢錢非田之所出一也近邊州軍就募者非土著姦細難防二也逐處田稅多少不同三也耆長顧人則盜賊難止四也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議防此五害然後著爲定制仍先戒農寺無欲速就以祈恩賞提舉司無得多取於民以自爲功如此則誰復妄議劉摯亦言趙子幾以他事摺撫賈蕃爲過且變更役法意欲便民民苟以爲有利害也安可禁其所欲言今因畿民有訴而刻薄之人反怒縣官不能禁遏臣恐四遠人情必疑朝廷欲鉗天下之口而職在士民者必皆視蕃爲戒則天下休戚陛下何由知之子幾挾情之罪伏請付吏部施行於是同判司農寺曾布摺繪摯所言而條奏辨詰之其畧曰畿內上等戶盡罷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輸錢比舊受役時其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戶舊充弓手手力承符戶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戶皆出錢以助之故其費十減六七下等人戶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大抵上戶所減之費少下戶所減之費多言者謂優上戶而虐下戶所得聚斂之謗臣所未諭也提舉司以諸縣等第不實故首立品量升降之法開封府司農寺方奏議時蓋不知

已嘗增減舊數然舊敕每三年一造簿書等第嘗有升降則今品量增減亦未爲非又況方曉諭民戶苟有未便皆與釐正則凡所增減實未嘗行言者則以謂品量立等者蓋欲多歛雇錢升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至於祥符等縣以上等人戶數多減充下第乃獨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諭也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與主倉庫場務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丁以今所措置最爲輕役故但輪差鄉戶不復募人言者則以謂衙前雇人則失陷官物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又以謂近邊姦細之人應募則焚燒倉庫或守把城門則恐潛通外境此臣所未諭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斛斗皆從民便爲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則謂直使輸錢則絲綿粟麥必賤若用他物準直爲錢則又退揀乞索且爲民害如此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諭也昔之徭役皆百姓所爲雖凶荒饑饉未嘗罷役今役錢必欲稍有餘羨乃所以爲凶年蠲減之備其餘又專以興田利增吏祿言者則以謂助錢非如稅賦有倚閣減放之期臣不知昔之衙前弓手承符手力之類亦嘗倚閣減放否此臣所未諭也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餘萬所輸緡錢七十萬

爾而畿內戶十六萬率緡錢亦十六萬是兩浙所輸纔半畿內然畿內用以募役所餘亦自無幾言者則以謂吏緣法意廣收大計如兩浙欲以羨錢徼幸司晨欲以出刺爲功此臣所未諭也買蕃爲令不受民訴使趨京師誼諱其意必有謂也誠令用心無他亦可謂不職矣蕃之不職不法其狀甚衆皆趙子幾所不得不問御史之言欲舍蕃而治子幾是不顧陛下之法陛下之民宜莫如蕃與御史也於是下其疏於繪摯使各言狀繪錄前後四奏以自辨摯言助役歛錢之法有大臣及御史主之於內有大臣親黨爲監司提舉官而行之於諸路其勢順易矣然曠日經年終未有定論爲不順乎民心而已陛下以司農爲是耶則事盡前奏可以覆視以臣言爲非耶則貶黜而已雖復使臣言之亦不過所謂十害者而風憲之官豈當與有司較是非勝負耶詔繪知鄭州摯落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監衡州鹽倉遣察訪使徧行諸路促成役書改助役爲免役不願就募而強之者論如律初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鮮于侁曰利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議不合遂各爲奏帝是侁議侍御史鄧綰言利路役歲須緡錢九萬餘而李瑜率取至三十三萬有奇

提點刑獄周約亦占名無異辭詔責瑜約而擢侁爲副
使諸路役書旣上之司農乃頒募役法於天下用免役
錢祿內外胥吏有祿而贓者用倉法重其坐初京師賦
吏祿歲僅四千緡至八年計緡錢三十八萬有奇京師
吏舊有祿及外路吏祿又不在是焉時知長葛縣樂京
稱助役之法不可久行常平司詢其故不答遂罷京西
使者召知湖陽縣劉蒙會議蒙不肯議退而條上利害
卽投劾去而權江西提刑提舉金君卿首募受代官部
錢自綱趨京不差鄉戶衙前而費減十五六賜詔獎諭
仍落權爲真免役刺錢或詔州縣用常平法給散休息添
給吏人餐錢仍立爲法京東免役錢以秋料起催若雇
直多少役使重輕有未究者命監司詳具來上仍須熙
寧七年乃行永興秦鳳比之他路民貧役重詔提舉司
併省冗役次第蠲減當留二分寬剩以爲水旱闕放之
備七年詔役錢千別納頭子五錢凡修官舍作什器夫
力輦運之類皆許取以供費不給以情輕贖銅錢足之
諸路公人如弓箭手法給田募人爲之凡逃絕監牧之
田籍於轉運司者不許射買請佃提刑司以其田給應
募者而覈其所直準一年雇役爲錢幾何而歸其直於
轉運司衢州西安縣用緡錢十二萬買田始足募一縣

之役司農寺言不獨兩浙如此他路宜亦如之費多難
贍乃欲改法遂詔自今用寬剩錢買募役田須先參會
餘錢可以枝梧災傷方許給買若田價翔貴之地則已
之時免役出錢或未均參知政事呂惠卿及其弟曲陽
縣尉和卿皆請行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田產中價使
民各以田畝多少高下隨價自占仍併屋宅分有無蕃
息立等凡居錢五當蕃息之錢一非用買田穀而輒隱
落者許告有實以三分之一充賞將造簿預具式示民
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
旣該見一縣之民物產錢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
定所當輸明書其數示衆兩月使悉知之詔從其請司
農寺乞廢戶長坊正令州縣坊郭擇相鄰戶三二十家
排比成甲迭爲甲頭督輸稅賦苗役一稅一替其後諸
路皆言甲頭催稅未便遂詔耆戶長壯丁仍舊募充其
保正甲頭承帖法並罷王安石言給田募役有害十餘
八年罷給田募役法已就募人如舊闕者弗補官戶輸
役錢免其半所免雖多各無過二十千兩縣以上有物
產者通計之兩州兩縣以上有物產者隨所輸錢等第
不及者從一多處併之初手實法行言者多論其長告
訐增煩擾至是惠卿罷政御史中丞鄧綰言其法不便

罷之委司農寺再詳定以聞九年以荆湖兩路敷役錢
太重較一歲入出寬剩錢數多詔權減二年尋詔自今
寬剩役錢及買樸坊場錢更不以給役人歲具羨數上
之司農餘物凡籍之常平司者常留一半侍御史周尹
言募役錢數外留寬剩一分聞州縣希提舉司風旨廣
敷民錢省役額損雇直而民間輸數一切如舊寬剩數
多募直輕而倉法重役人多不願就募天下皆謂朝廷
設法聚歛不無疑怨乞募耆長戶長及役人不可過減
者悉復舊額約募錢足用其寬剩止留二分是歲諸路
上司農寺歲收免役錢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五百五十
三貫石匹兩金銀錢斛匹帛一千四十一萬四千三百
五十二貫石匹兩絲綿二百一兩支金銀錢斛六百四
十八萬七千六百八十八兩貫石匹應在銀錢斛匹帛
二百六十九萬三千二十貫匹石兩見在八十七萬九
千二百六十七貫石匹兩十年知彭州呂陶奏朝廷欲
寬力役立法召募初無過歛民財之意有司奉行過當
增添科出謂之寬剩自熙寧六年施行役法至今四年
臣本州四縣已有寬剩錢四萬八千七百餘貫今歲又
須科納一萬餘貫以成都一路計之無慮五六十萬推
之天下見今約有六七百萬貫寬剩在官歲歲如此泉

幣絕乏貨法不通商旅農夫最受其弊臣恐朝廷不知
免役錢外有此寬剩數目乞契勘見今約支幾歲不至
闕乏需發德音特免數年或逐年限定不得過十分之
一所貴民不重困不報王安石去位吳充爲相沈括獻
議莫若稍變役法雜以差徭爲便御史知雜蔡確言括
反覆貶括知宣州役錢立額浙東多以田稅錢數爲則
浙西多用物力至是詔令通物力稅錢互紐爲數從便
輸納淮東路估定物產如其實直以均敷取初許兩浙
坊郭戶家產不及二百千鄉村戶不及五十千毋輸役
錢已而鄉戶不及五十千亦不免輸元豐二年提舉司
言坊郭戶免輸法太優乃詔如鄉戶法截定所敷錢數
提舉廣西常平劉誼言廣西一路戶口二十萬而民出
役錢至十九萬緡先用稅錢敷出稅數不足又敷之田
米田米不足復筭於身丁夫廣西之民身之有丁旣稅
以錢又筭以米是一身而輸二稅殆前世弊法今旣未
能蠲除而又益以役錢甚可憫也至於廣東西監司提
舉司吏一月之給上同令錄下倍攝官乞裁損其數則
兩路身丁田米亦可少寬遂詔吏輩月給錢遞減二千
歲遂減役錢一千二百餘緡三年司農寺丞吳雍言議
定淮浙役書減冗占千三百餘人裁省緡錢近二十九

萬會定歲用寬剩錢一百四萬餘緡諸路役書多若此類乞先自近京三兩路修定下之諸路從之七年天下免役緡錢歲計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九千三百場務錢五百五萬九千穀帛石匹九十七萬六千六百五十七役錢較熙寧所入多三之一帝之力主免役也知民間通苦差役而衙校之任重行遠者尤甚特勅免役雖均敷雇直不能不取之民然民得一意田畝實解前日困弊故羣議雜起意不爲變顧其間采王安石策不正用雇直爲額而展敷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羣臣每以爲言屢疑屢詰而安石持之益堅此其爲法既不究終防弊而聚歛小人又乘此增取帝雖數詔禁戒而不能盡止至是雇役不加多而歲入比前增廣則安石不能將順德意其流弊已見矣哲宗立宣仁后垂簾同聽政門下侍郎司馬光言按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蓋山野愚戇之人不能幹事或因水火損敗官物或爲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拆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於長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經重難別得優輕場務酬獎往往致富何破產之有又曰曷者役人皆上等戶爲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使之一槩輸錢則是賦歛愈重自行免役法以來富室差得自寬貧者困

窮日甚監司守令之不仁者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羨餘
或一縣至數萬貫以冀恩賞又青苗免役賦歛多責見
錢錢非私家所鑄要須貿易豐歲追限尙失半價若值
凶年無穀可糶賣田不售遂致殺牛賣肉伐桑鬻薪來
年生計不暇復顧此農民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爲宜悉
罷免役錢諸色役人並如舊制定差見雇役人皆罷遣
之衙前先募人投充長名召募不足然後差鄉村人
戶每經歷重難差遣依舊以優輕場務充酬獎所有見
在役錢撥充州縣常平本錢以戶口爲率存三年之蓄
有餘則歸轉運司凡免役之法縱富疆應役之人征貧
弱不役之戶利於富不利於貧及今耳目相接猶可復
舊名若更年深富者安之民不可復差役矣於是始詔
脩定役書凡役錢惟元定額及額外寬剩二分已下許
著爲準餘並除之若寬剩元不及二分者自如舊則尋
詔着戶長壯丁皆仍舊募人供役保正甲頭承帖人並
罷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言率戶賦錢有從來不預差
役而槩被歛取者有一戶而輸數百以至千緡者昔惟
衙前一役有至破產者爾今天下坊場官收而官賣之
歲計緡錢無慮數百萬自可足衙前雇募支酬之直則
役之重者已無所事於農民矣外惟散從承符弓手手

力者戶長壯丁之類無大勞費宜並用祖宗差法自第一等而下通任之監察御史王巖叟請於衙前大役立本等相助法以盡變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當應大役者百家而歲取十人則九十家出力為助明年易十戶復如之則大役無偏重之弊其於百色無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資陪悉用熙寧新法禁之雖不助猶可為也殿中侍御史劉次莊言近制許雇者戶長須三等已上戶不知三等已上戶不願受雇既無願者則郡縣必陽循雇名陰用差法不若立法明差之為便戶部言詔凡首戶長壯丁並募人供役竊慮戶長雇錢數少無應募者兼四等以下戶舊不敷役錢惟輪差壯丁今悉雇券用錢額廣提舉司必從人戶增敷蓋舊法役不盡雇亦有輪差輪募之處欲且如本法中書舍人蘇軾言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有司奉行過當行之幾十六七年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貫石熙寧中行給田募役法大畧如邊郡弓箭手臣知密州先募弓手民甚便之曾未半年此法復罷因列其五利王巖叟言蘇軾乞買田募役其五利難信而有十弊大指謂官市民田慮不當價民受田就募既非永業則鹵莽其耕又將轉而他之而其六弊特詳曰弓箭手雖名應

募實與家居農民無異雖或番上及緩急不免點集實
不廢田業非如州縣色役長在官寺則弓箭手之擾可
知矣然猶聞闕額常難補招已就招者又時時竄去引
此爲比不切事情其七弊曰戶及三等以上皆能自足
必不肯佃田供役今立法須二等以上方得供弓手三
等以上方得供散從官以下色役乃是用給田募役之
名行揭簿定差之實既云百姓樂於應募何以戶降四
等必須上一二等戶保任任之而逃則勒任者就供田役
此豈得云樂應也耶上官均亦陳五不可行軾議遂格
司馬光復奏今免役之法其害有五上戶舊充役固有
陪備而得番休今出錢比舊費特多年年無休息下戶
元不充役今例使出錢舊日所差皆土著良民今皆浮
浪之人應募無顧籍受賕侵陷官物又農民出錢難於
出力若遇凶年則賣莊田牛具桑柘以錢納官提舉常
平倉司惟務多歛役錢廣積寬剩此五害也今莫若直
降敕命盡罷天下免役錢其諸色役人並依熙寧元年
以前舊法人數委本縣令佐揭簿定差其人不願身自
供役許擇可任者雇代有逋逃夫陷雇者任之惟衙前
一役最號重難固有因而破產者爲此始作助役法自
後色色優假禁止陪備別募命官將校部押遠綱遂不

聞更有破產之人若今衙前仍行差法倍備既少當不至破家若猶矜其力難獨任卽乞如舊法於官戶寺觀單丁女戶有屋產月收佃直可及十五千莊田中熟所收及百石以上者並隨貧富以差出助役錢自餘物產約此爲準每州椿收候有重難役使卽以支給尚慮役人利害四方不能齊同乞許監司守令審其可否可則亟行如未究盡縣許五日具措畫上之州州一月上轉運司轉運司季以聞朝廷委執政審定隨一路一州各爲之敕務要曲盡然免役行之近二十年富戶習於優利一旦變更不能不懷異同又差役復行州縣不能不有小擾提舉官專以多歛役錢爲功必競言免役錢不可罷當此之際願弗以人言輕壞良法知樞密院章惇取光所奏踈畧未盡者駁奏之尚書左丞呂公著言惇專欲求勝不顧命令大體望選差近臣詳定右正言王覲奏光議初上惇嘗同奏待旣施行方列光短其實小人不當寘腹心地於是詔以資政殿大學士韓維給事中范純仁等專切詳定以聞王覲又言近制改募爲差用舊法人數爲則而熙寧元年以後募數屢經裁減則舊數不可復用請悉準見額定差先是差法旣復知開封府蔡京如敕五日內盡用開封祥符兩縣舊役人數

差一千餘人以足舊額右司諫蘇轍言開封府亟用舊額盡差如壇子之類近例率用剩員今悉改差民戶故爲煩擾以搖成法乞正其罪司馬光之始議差役中書舍人范百祿言於光曰熙寧免役法行百祿爲咸平縣開封罷遣衙前數百人民皆欣幸其後有司求美餘務刻剝乃以法爲病今第減助免錢額以寬民力可也光雖不從及議州縣吏因差役受賕從重法加等配流百祿押刑房固執不可曰鄉民因徭爲吏今日執事而受賕明日罷役復以財遺人若盡以重法繩之將見黥面縑衣充塞道路矣光曰微公言幾爲民害遂已之蘇轍又言差役復行應議者有五其一曰舊差鄉戶爲衙前破敗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然而天下反以爲苦者農家歲出役錢爲難及許人添剗見賣坊場遂有輸納京給者爾尙使止用官賣坊場課入以雇衙前自可足辨而他色役人止如舊法則爲利較然矣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雇不如鄉差稅戶可託然行之十餘年投雇者亦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之害今畧計天下坊場錢一歲可得四百二十餘萬貫若立定中價不許添剗三分減一尚有二百八十餘萬貫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泛綱運一歲共不過

一百五十餘萬緡則是坊場之直自可了辨衙前百費何用更差鄉戶今制盡復差役知衙前苦無陪備故以鄉戶爲之至於坊場元無明降處分不知官自出賣耶抑仍用以酬獎衙前也若仍用以酬獎卽召募部綱以何錢應用若不與之錢卽舊名重難鄉戶衙前仍前自備爲害不小其二坊郭人戶舊苦科配新法令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錢太重未爲經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戶寺觀單丁女戶酌今役錢減定中數與坊場錢用以支雇衙前及召募非泛綱運外却令椿備募雇諸色役人之用其三乞用見今在役人數定差熙寧未減定前其數實冗不可遵用其四熙寧以前散從弓手手力諸役人常苦迎送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請雇錢役人旣便官亦不至闕事乞仍用雇法其五州縣胥吏並量支雇錢募充仍罷重法亦許以坊場坊郭錢爲用不足用方差鄉戶鄉戶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本數詔送看詳役法所詳定擇其要者先奏以行於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用坊場河渡錢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其餘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遂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出助役法其今夏役錢卽免輸尋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凡熙豐嘗立

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備圓融之類悉申行之者壯依保正長法坊場河渡錢量添酒錢之類名色不一惟於法許用者支用外並椿備招募衙前支酬重難及應緣役事之用如一州錢不供用許移別州錢用之一路不足許從戶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餘母得妄用其或不足母得減募增置衙前最爲重役若已招募足額上一等戶有虛閑不差者令供次等色役鄉差役人在職官如敢抑令別雇承符散從承代其役者轉運司劾奏重責時提舉常平司已罷置凡役事改隸提刑司殿中侍御史呂陶言天下版籍不齊或以稅錢貫百或以田地頃畝或以家之積財或以田之受種雖皆別爲五等然有稅賦錢一貫占田一頃積財千緡受種十石而入之一等一等之上無等可加遂至稅緡田頃積財受種十倍於此亦不過同在一等憑此差役必不均平雖無今日納錢之勞反有昔時偏頗陪費之害莫若裁量新舊著爲條約如稅錢一貫爲第一等合於本等中差一役稅錢兩倍於一役者併差二役又倍卽差三役雖稅錢更多不過三役並聽雇人或本縣戶多役少則上戶之役不須併差但可次叙休役年月遠近而均其勞逸假令甲充役後可閑五年乙稅錢兩倍於

甲可開三年丙又倍於乙可開一年以其田土頃畝之類爲等併其餘同等多少不侔者並做此又成梓兩路差役舊專以戶稅爲差等熙寧初別定坊郭戶營運錢以助免役乃在稅產之外州縣抑認成額至今不減至有停閑居業移避鄉村猶不得免今方議法坊郭等第固不可偏廢然須叅究虛實別行排定以寬民力並送詳定所蘇軾又言雇募衙前改爲招募旣非明以錢雇必無肯就招者勢須差撥不知歲收坊場河渡緡錢四百二十餘萬欲於何地用之熙寧以前諸路衙前多雇長名當役如西川全是長名淮南兩浙長名大半以上餘路亦不減半今坊場官旣自賣必無願充長名則衙前並是鄉戶雖號招募而上戶利於免役方肯占名與差無異上戶旣免衙前重役則凡役皆當均及以次人戶如此則下戶充役多如熙寧前矣

宋史卷一百七十七終

宋史卷一百七十八

食貨志第一百三十一

開禧儀同三司程國錄軍國重事出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食貨上六

役法下
振恤

役法中書舍人蘇軾在詳定役法所極言役法可雇不可差第不當於雇役實費之外多取民錢若量入為出不至多取則自足以利民司馬光不然之光言差役已行續聞有命雇募不足方許定差屢有更張號令不一

又轉運使欲合一路共爲一法不令州縣各從其宜或已受差却釋役使去或已辭雇却復拘之入役或仍舊用錢招雇或不用錢白招紛紜不定寔違本意遂條舉始奏之文嘗許州縣監司陳列宜否自今外官苟見利否縣許直上轉運司州許直奏使下情無壅詳定所第當稽閱監司州縣所陳詳定可否非其任職而務出奇論不切事情者勿用亦不可以一路一州一縣土風利害槩行天下從之未幾詔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官戶寺觀第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者並減五分餘戶等下此者悉免輸仍自元祐二年始凡支酬衙前重難及綱運公皂迺送殮錢用坊塲河渡錢給賦不足方得於此六色錢助用而有餘封椿以備不時之須臣僚上言朝廷雖立差法而明許民戶雇代州縣多已施行近命弓手須正身恐公私未便詔不願身自任役許募嘗爲弓手而有勞效者雇直雖多毋踰元募之數御史中丞劉摯言弓手不可不用差法者蓋鄉人在役則不獨有家丁子弟之助至於族姻鄉黨莫不與爲耳目有捕輒獲又土著自重無逃亡之患自行雇募盜寇克斥蓋浮惰不能任責故也如五路弓手熙寧未變法前身自執役最號疆勁其材藝捕緝勝於他路近日復差

不聞有不樂而願出錢雇人惟是川蜀江浙等路昨升
差上一等戶皆習於驕脆不肯任察捕之責欲乞五路
必差正身餘路卽用新敕釐爲三色舊有戶等已嘗受
差者曾有戰鬪勞效應留者願雇人代已者立此三色
所冀新舊相兼漸習禦捕侍御史王巖叟亦言雇代恐
不能任事畧與摯同監察御史上官均言役之最重莫
如衙前其次弓手今東南長名衙前招募旣足所差不
及上戶上戶必差弓手則是以上戶就中戶之役實爲
優幸上戶產厚而役輕下戶產薄而無役然則所當補
恤正在中戶今若增上戶役年使中戶番休稍久則補
除相均矣又言近許當差弓手戶役得差人爲代此法
最便議者謂身任其役則自愛而重犯法熙寧募法久
行何嘗聞盜賊充斥彼自愛之民承符帖追逮則可俾
之與賊角死豈其能哉兩浙諸路以法案差弓手必責
正身至有涕泣辭免者此豈可恃以爲用哉今旣立法
許雇嘗爲弓手而有勞效之人比之泛募宜有間矣殿
中侍御史呂陶謁告歸成都因令與轉運司議定役法
後議立增減役年之法曰戶多之鄉以十二年戶少以
九年而應差之戶通輪一周以一周月日而參之戶等
戶稅多者占役之日多少者以率減下則均適無頗矣

雖以等周差皆許募人爲代如此則四等往往少差而
五等差所不及矣衙前悉令招募以坊場錢支酬重難
此法爲允當是時議役法者皆下之詳定所久不能決
於是文彥博言差役之法置局衆議命令雜下致久不
決於是詔罷詳定局役法專隸戶部諫議大夫鮮于侁
言開封府多官戶祥符縣至闔鄉止有一戶應差請裁
其濫凡保甲之授班行者如進納人例須至升朝方免
色役舊法戶賦免役錢及三百緡者令仍輸錢免役侍
御史王巖叟謂此法不見其利借如兩戶其一輸錢及
三百千其一及二百八九十千相去幾何而應差者三
年五年卽得休息其應輸助者畢世入錢無有已時非
至破家終不得免此其勢必巧爲免計有弟兄則析居
不則咸賣其業但少降三百千之數則遂可免不出二
三年高疆戶皆成中戶其後又詔舊輸免役錢戶及百
千以上令如六色戶輸錢助役蓋欲以其錢廣雇使番
休優久凡戶少之鄉應差不及三番者許以六色錢募
州役尚不及兩番則申戶部移用他州錢以紓差期鄉
戶衙前受役當休無代卽如募法給雇食之直若願就
投募者仍免本戶身役不願者速募人代之元祐二年
翰林學士兼侍讀蘇軾言差役之法天下皆云未便昔

日雇役中戶歲出幾何今者差役中戶歲費幾何更以
幾年一役較之約見其數則利害灼然而况農民在官
官吏百端蠶食比之雇人苦樂十倍五路百姓朴拙間
遇差爲胥史又轉雇慣習之人尤爲患苦尋詔郡縣各
具差役法利害條析以聞四年右正言劉安世言御史
中丞李常請復雇募懷姦害政先是常言差法詔下民
知更不輸錢嘗驩呼相慶行之既久始覺不輸錢爲害
何也差法廢久版籍不明重輕無準鄉寬戶多者僅得
更休鄉狹戶窄者頻年在役上戶極等昔有歲輸百千
至三百千者今止差爲弓手雇人代役歲不過用錢三
四十千中下戶舊輸錢不過三二千而今所雇承符散
從之類不下三十千然則今法徒能優便上戶而三等
四等戶困苦日甚望詔一二練事臣僚使與賦臣取差
雇二法便於百姓者行之無牽新書無執舊說民以爲
善斯善矣而安世則以責民出錢爲非乞固守差役初
議故以常爲罪知杭州蘇軾亦言改行差法則上戶之
害皆去獨有三等人戶方雇役時戶歲出錢極不過三
四千而令一役二年當費七十餘千休閑不過六年則
是八年之中昔者徐出三十餘千而今者併出七十餘
千苦樂可知朝廷既取六色錢許用雇役以代中戶頗

除一害以全二利今惟狹鄉戶少役者替閑不及三番方得用六色錢募人以代州役此法未允何者百姓出錢本爲免役今乃限以番次不用盡用留錢在官其名不正又所雇者少未足以紓中戶之勞又投名衙前不足元額而鄉差衙前又當更代卽又別差更不支錢若願就長名則支酬重難盡以給之仍計日月除其戶役及免助役錢二十千及州役惟吏人衙前得皆雇募此外悉用差法如休役未久三年卽以助役錢支募此法尤爲未通自元豐前不聞天下有闕額衙前者豈嘗抑勸直以重難月給可以足用故也當時奉使如李承之之徒所至已輒減刻元祐改法又行減削旣多不支月給如何肯就招募今不循其本乃欲重困鄉差全不支錢而應募之人盡數支給又放免役錢二千貫欲以誘脅盡令應募何如直添重難月給令招募得行乞促招闕額長名衙前刻期須足如合增錢雇募上之監司議定卽行役率以二年爲一番向來尚許一戶歇役不及三番則令雇募是欲百姓空閑六年今忽減作二年幸六色錢足用有餘正可加添番數而乃減番添役農民皆紛然妄謂朝廷移此錢他之雖云量留一分備用若有餘剩數却量減下無丁戶及女戶所敷役錢此乃空

言無實丁口產稅開收增減年年不同如何前知來年應役而預爲椿科若亟行減下臨期不足又須增取更緣爲姦不可勝防矣大抵六色錢以免役取當於雇役乎盡之然後名正而人服惟有一事不得不慮州縣六色錢多少不同若各隨多少以爲之用則敷錢多處役戶優閑太久六色人戶反覺敷錢數多欲乞今後六色錢常存一年備用之數而會計歲所當用以贏餘而通一路酌人戶貧富色役多少預行品配以一路六色錢通融分給令州縣盡用雇人以本處色役輕重爲先後如此則錢均而無弊雇人稍廣中戶漸蘇則差役良法可以久行而不變矣是時論役法未便者甚衆五年再詔中書舍人王巖叟樞密都承旨韓川諫議大夫點檢戶曹文字劉安世同看詳利害戶部請河北河東陝西鄉差衙前以投募人所得雇直爲則而減半給之投名衙前惟差耆長他投皆免六年三省撥三路投募衙前役例槩行他路詔凡投募人免其戶二等已下色役鄉差人戶悉用投名人代之願長投募者聽又詔諸州衙前已許量支雇直餐錢慮費廣難支轉運提刑司其隨土俗參酌立定優重分數及月給餐錢用支酬額錢給之不得過舊法元數州役之應鄉差者若一鄉人戶終

役皆未及四年許以助役錢募人爲之總計一州雇直其助役錢不足用卽於戶狹役煩鄉分先與雇代一役役竟按籍復差如初諸州歲計助役錢常留一分外以雇直對計或闕或剩提刑司通一路移用應差諸縣手力合一鄉休役皆不及三年者亦許用助役錢雇募既終一役別有閑及三年者復行差法諸州縣置差役都鼠尾簿取民戶稅產物力高下差取分五等排定而疏其色役年月及其更代人姓名於逐戶之下每遇差役卽按籍自上而下吏毋得移竄先後坊場河渡錢以雇衙前而有寬剩亦令補助其餘役人三省言朝廷審定

民役差募兼行斟酌補除極爲詳備而州縣不盡用助役錢募人以補煩役之地今括具綱目下之州縣使恪承之其一曰應差之戶三等以上許休役四年四等以下許休役六年若戶少無與更代卸役不及應閑年數卽用助役錢募人代役以足之其二曰狹鄉之縣役人除衙前州胥許雇此丁直差不雇外九州縣役人皆許招募以就募月日補除應差而閑不及四年六年之人使及年數每縣通計雇差雇募役數若干立定二額差者訖役以應差人雇之雇者有闕別募人充數二額悉已立定如戶力應升應降須俟三年造簿日按籍別定

未應造簿止憑定額爲準若本等戶少不充州縣合役之數卽用次等戶之物力及本等七分者爲之其三曰寬鄉之縣除已雇衙前州胥外餘役皆以序按差其四曰官雇弓手先雇嘗充弓手之人如不足以武勇有雇籍者充他役人願就雇其選受亦如之其五曰壯丁皆按戶版簿名次實輪充役半年而更其六曰一州一路有狹鄉役頻縣分募錢不足提刑司以一路助役寬剩錢通融移用又不足以坊場河渡寬剩錢給之仍通紐一歲應用支酬衙前之類費錢若干而十分率之每年於寬剩數內更留二分以備支酬衙前之類椿留至五年通迭一全年寬剩總額卽止不椿又不足戶部以別路逐色寬剩錢移用以補足之其七曰助錢歲歲椿留一分每及五分止或時支用卽隨撥補使常足五分之數其八曰軍人應差迭送者本以代有雇錢役人其公迭送軍人有費提刑司計數歸之轉運司其九曰重役人應替而願仍就募者許給雇錢受役其十曰役人須有稅產乃得就募其有蔭應贖及曾犯徒刑雖願募不雇若工藝人須有貲產人二戶任之雇直雖多皆不得加於舊法已募之數其十一曰陝西鎮戍德順軍熙州衙前皆受田於官以當募直內地戶願如其法應田募

者聽之仍以坊場河渡補還轉運司合輸租課凡縣歲具色役輕重鄉分寬狹凡役雇直有無餘欠各以其實枚別而上之州州上監司監司聚議連書上戶部仍別具一路移用及寬剩縣分錢數致之戶部先是收到官田嘗令田已籍於官及見佃人逃亡悉拘入之留充雇募衙前至是遂參行田募之法八年詔耆長壯丁役期已足不許連續爲之蓋知其利於昧請不願更罷故也民有執父母喪而應在役者三等以下戶除之三等以上戶令量納役錢在戶錢十分止責輸三分服除日仍舊哲宗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第行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何有不便范純仁曰四方異宜須因民立法乃可久也遂令戶部議之右司諫朱紱言輸錢免役有過數多敷者用錢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役募不必給雇者請詳爲裁省中書言自行差法十年民間苦於差擾前後議者紛紜更變不一未有底止於是詔復免役法凡條約悉用元豐八年見制鄉差役人有應募者可以更代卽罷遣之許借坊場河渡及封樁錢以爲雇直須有役錢日補足其數所輸免役錢自今年七月始耆戶長壯丁召雇不得已保正保長保丁充代其他役色應雇者放此

所敷寬剩錢不得過一分昔常過數今應減下者先自下五等人戶始路置提舉官一員視提刑置司之州爲治如方俗利害不同事有未盡未便而應更改增損舊法者畫一條疏與轉運提刑司連奏又詔用舊法取量添酒錢贏數給惟法司吏餐錢不足則抵當息錢亦許貼用先嘗以七月起輸其後又自來年始土俗差雇不一姑仍其舊俟起輸至五月盡行雇法凡因差在役者悉罷遣之舊免役法行壯丁間有差而不募者其母敷役錢如故凡錢額所敷取三年雇直實支而酌一年中數立爲歲額以均敷取此外所取寬餘不得過通額十分之一免役錢方復未輸且以助役錢給雇直不足雖免役寬剩錢亦許給用七月戶部看詳役法所言募職監當官之官罷官依元豐制悉用雇役人遷送而差定其數凡元祐溢額所添廂軍皆罷減其有抑鄉差之人仍舊在役或改易名字就便應募悉計其在役月日應得更代者以次蠲遣之諸路舊立出等高疆戶力轉高敷取難勝應出免役錢百千以上每紮及百千悉與減免三分凡人戶匿寄財產假借戶貫冒名官戶苟可避免等第科配者各以違制論許人陳告以其半給之元豐令在籍宗子及太皇太后皇后總麻親得免役皇太

妃宜亦如之詔皆如請舊戶等簿如可畧憑卽用之若漫滅等第卽雖未及應造之年亦令改造戶部舉行元豐條制以保正長代耆長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二年申詔諸路役人額數雇直並依元豐舊制仍依已命寬剩錢不得過一分常平免役元豐止用提舉官專領轉運提刑司自今毋預其事舊置重脩編敕所看詳中外文字本以去年所差鄉役未盡善遂入議曰都副保正比耆長事已輕又有承帖人受行文書卽大保長苦無公事元豐本制一都之內役者十人副正之外八保各差一大長今若常輪二大長分催十保稅租常平錢物一稅一替則自不必更輪保丁充甲頭矣凡都保所雇承帖人必選家於本保者而雇直皆從官給一年一替則自無浮浪稽留符移之弊承帖雇直固有舊數其今所雇保正之直脉耆長保長之直則脉戶長若應此三役不願替代者自從其願壯丁元不敷雇直處聽如其舊承帖雇錢許以舊寬剩錢通融支募如土俗有不願就保正長雇役者許募本土有產稅戶使爲耆長壯丁以代之其所雇耆戶長已立法不得抑勒矣若保正長不願就雇而輒差雇者從徒二年坐罪詔皆從之三年左正言孫諤言役法之行在官之數元豐多元

祐省雖省未嘗廢事則多不若省雇役之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不應募則重不若輕今役法優下戶使弗輸而盡取諸上戶意則美矣而法未善也夫先帝建免役之法而熙寧元豐有異論元祐有更變正惟不能無弊爾願無以元豐元祐爲間期至於均平便民而止則善矣翰林學士蔡京言諤之論多省輕重明有抑揚謂元豐不若元祐明矣諤於陛下追紹之日敢爲此言臣竊駭之免役法復行將及一年天下吏習而民安之而諤指以爲弊則所詆者熙寧元豐也且元豐雇法也元祐差法也雇與差不可並行元祐固嘗兼雇已紛然無紀矣而諤欲不問熙祐是欲伸元祐之姦惑天下之聽詔罷諤正言黜知廣德軍後又詔諸縣無得以催稅比磨追甲頭保長無得以雜事追保正副在任官以承帖爲名占破當直者坐贓論所管催督租賦州縣官輒令陪備輸物者以違制論是歲以常平免役農田水利保甲類著其法總爲一書名常平免役敕令頒之天下詔翰林學士承旨兼詳定役法蔡京依舊詳定重修敕令侍御史董敦逸言京在元祐初知開封府附司馬光行差法祥符一縣數日間差至一千一百人乞以役法專委戶部詔令疏析京奏上復令敦逸自辨京無責焉

元符二年以蕭世京張行爲郎二人在元祐中皆嘗言免役法爲是帝出其疏擢之旣而詔河北東西淮南運司府界提點司如人戶已嘗差充正夫其免夫錢皆罷催後又詔雖因邊事起差夫丁須以應差雇實數上之朝廷未得輒差其河防并溝河歲合用一十六萬八千餘夫聽人戶納錢以免建中靖國元年戶部奏京西北路鄉書手雜職斗子所由庫秤揀指之類土人願就募不須給之雇直他路亦須詳度施行詔從之知延安府范純粹言比年衙前公盜官錢事發卽逃乞許輪差上等鄉戶使供衙役殿中侍御史彭汝霖劾純粹所言有害良法宜加黜責詔純粹所乞不行其後知襄州俞橐以襄州總受他州布綱而轉致他州是衙前重役併在一州事理不均臣僚謂橐輒毀紹聖成法請重黜橐坐責授散官安置太平州崇寧元年尚書省言前令大保長催稅而不給雇直是爲差役非免役也詔提舉司以元輸雇錢如舊法均給永興軍路州縣官乞復行差役湖南江西提舉司以物賤乞減吏胥雇直罷給役人雇錢皆害法意應改從其舊詔戶部並遵奉紹聖常平免役敕令格式及先降紹聖簽貼役法行之天下二年臣僚言常平之息歲取二分則五年有一倍之數免役剩

錢歲收一分則十年有一年之備故紹聖立法常平息
及一倍免役寬剩及三科取旨蠲免以明朝廷取於民
者非以爲利也而集賢殿脩撰知鄧州呂仲甫前爲戶
部侍郎輒以狀申都省乞刪去上條詔黜中書落職知
海州後又詔常平司候豐衍有餘日具此制奏蠲之大
觀元年 詔諸州縣召募吏人如有非四等以上戶及
在州縣五犯杖罪悉從罷遣不得再占諸處名役別募
三等以上人充於是舊胥旣盡罷而弊根未革老姦巨
猾匿身州縣舞法擾民蓋甚前日其後又不許上三等
人戶投充弓手所募皆浮浪無所顧籍盜賊公行爲害
四方至是復詔州縣募役依元豐舊法政和元年臣僚
言元豐中鞏州歲敷役錢止四百千今紮敷至緡錢近
三萬又元豐八年命存留寬剩錢毋得過二分紹聖再
加裁定止許存留一分此時考詳法意非取寬剩遂改
名準備錢而嚴立禁約若擅增敷歲額及椿留準備過
數者並以違制論今乞飭提舉常平官檢察及覈究鞏
州取贏之因以聞從之宣和元年言者謂役錢一事神
宗首防官戶免多特責半輸今比戶稱官州縣募役之
類旣不可減雇令官戶所減之數均入下戶下戶於常
賦之外又代官戶減半之輸豈不重困詔自今二等以

上戶因直降指揮非泛補官者輸賦差科免役並不得
賂官戶法減免已免者改之進納人自如本法保長月
給雇錢督催稅賦比年諸縣或每稅戶一二十家又差
一人充甲頭及催稅人十日一進赴官比磨求取決責
有害良民詔禁之七年詔州縣昨因徹察私鑄令五家
爲保城郭亦差坊正副領受文書由此追呼陪費或析
居逃移以避差使其所置坊正副可罷自紹聖復雇役
而建炎初罷之已而討論其法之不可廢也叅政李回
言於高宗曰常平法本於漢耿壽昌豈可以王安石而
廢之且當時招射士無以供庸直詔官戶役錢勿減半
民戶役錢槩增二分後復減之兼官舊給庸錢以募戶
長及立保甲則儲庸錢以助經費未幾廢保甲復戶長
而庸錢不復給遂爲總制窠名焉然役起於物力物力
升降不殺則役法公是以紹興以來講究推割推排之
制凡百姓典賣典業稅賦與物力一併推割至於推排
則因其貲產之進退爲之升降三歲而下行之然當時
之弊或以小民粗有米粟僅存室廬凡耕耨刀斧之器
鷄豚犬彘之畜纖微細瑣皆得而籍之吏視賂之多寡
爲物力之低昂上之人憂之於是又爲之限制除質庫
房廊停塌店鋪租牛賃船等外不得以猪羊雜色估計

其後并耕牛租牛以免之若江之東西以畝頭計稅亦有不待推排者保正長之立也五家相比五五為保十大保為都保有保長有都副保正餘及三保亦置長五大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為之附庸或為之均并不一也戶則以物力之高下為役次之久近若夫品官之田則有限制死亡子孫減半蔭盡差役同編戶一品五十頃二品四十五頃三品四十頃四品三十頃五品二十五頃六品二十頃七品十五頃八品十頃九品五頃封贈官子孫差役亦同編戶謂父母生前無官因伯叔或兄弟封贈者凡非泛及七色補官不在限田免役之數其奏薦弟姪子孫原自非泛七色而來者仍同差役進納軍

功捕盜宰執給使減年補授轉至升朝官即為官戶身亡子孫並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經省試者雖無限田許募人充役單丁女戶及孤幼戶並免差役凡無夫無子則為女戶女適人以奩錢置產仍以夫為戶其合差保正長以家業錢數多寡為限以限外之數與官編戶輪差總首部將免保正長差役文州義士已免之田不許典賣老疾身亡許承襲凡募人充役並募士著之人其放停兵及嘗為公人者並不許募既有募人官不得復追正身募人憑籍官勢姦害善人斷罪外坐募之者高宗在河朔親見閭閻之苦嘗歎知縣不得人一充役

次卽便破家是以講究役法甚便乾道五年處州松陽縣倡爲義役衆出田穀助役戶輪充自是所在推行十一年御史謝諤言義役之行當從民便其不願者乃行差役上然之朱熹謂義役有未盡善者四事蓋始倡義役者惟恐議之未詳慮之未周而踵之者不能皆善人於是其弊日開其流日甚或以材知把握而專義役之利或以氣力凌駕而私差役之權是以虐貧擾富凌寡暴孤義役之名立而役戶不得以安其業雇役之法行而役戶不得以安其居信乎所謂未盡善之弊也淳熙五年臣僚奏令提舉官歲考屬邑差役當否以詞訟多寡爲殿最令役戶輪管以提其役置募人以奉官之行移則公私便而義役立矣慶元二年吏部尚書許及之因淳熙陳居仁所奏取祖宗免役舊法及紹興十七年以後續降旨符脩爲一書名曰役法撮要五年書成左丞相京鏗上之其法可以悠久其或未久而輒弊者人也

振恤水旱蝗螟饑疫之災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待之周官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是也宋之爲治一本於仁厚凡振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爲切至諸州歲歉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糶或貸以種食或直以

振給之無分於主客戶不足則遣使馳傳發省倉或轉漕粟於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酬以官爵勸諭官吏許書曆爲課若舉放以濟貧乏者秋成官爲理償又不足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鬻祠部度僧牒東南則留發運司歲漕米或數十萬石或百萬石濟之賦租之未入入未備者或縱不取或寡取之或倚閣以須豐年寬逋負休力役賦入之有支移折變者省之應給釐鹽若和糴及科率追呼不急妨農者罷之簿關市之征鬻牛者免筭運米舟車除沿路力勝錢利有可與民共者不禁水鄉則蠲蒲魚果蕨之稅選官分路巡撫緩囚繫省刑

罰飢民劫困害者薄其罪民之流亡者關津毋責渡錢道京師者諸城門振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觀爲淖糜食之或人日給糧可歸業者計日併給遣歸無可歸者或賦以閑田或聽隸軍籍或募少壯興修工役老疾幼弱不能存者聽官司收養水災州縣具船楫拯民置之水不到之地運薪糧給之因饑役若厭溺死者官爲埋祭厭溺死者加賜其家錢粟京師苦寒或物價翔踊置場出米及薪炭裁其價予民前後率以爲常蝗爲害又募民撲捕易以錢粟蝗子一升至易菽粟三升或五升詔州郡長吏優恤其民間遣內侍存問戒監司俾察

官吏之老疾罷悞不任職者初建隆三年戶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還言楊泗飢民多死郡中軍儲尚餘萬斛宜以貸民有司沮之曰若歲未稔誰任其咎義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寧憂水旱耶太祖悅而從之四年詔州縣興復義倉歲收二稅石別收一斗貯以備凶歉平廣南江南輒詔振其飢其勤恤遠人德意深厚太宗恭儉仁愛諄諄勸民務農重穀母或妄費是時惠民所積不爲無備又置常平倉乘時增糴唯恐其不足直宗繼之益務行養民之政於是推廣淳化之制而常平惠民倉殆遍天下矣仁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損膳徹樂恐懼脩省見於顏色惻怛哀矜刑於詔旨慶曆初詔天下復立義倉嘉祐二年又詔天下置廣惠倉使老幼貧疾者皆有所養累朝相承其慮於民也旣周其施於民也益厚而又一時牧守亦多得人如張詠之治蜀歲糶米六萬石著之皇祐甲令富弼之移青州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流民以廩之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天下傳以爲法知鄆州劉夔發廩振飢民賴全活者甚衆盜賊衰止賜詔褒美知越州趙抃揭榜於通衢令民有米增價以糶於是米商輻湊越之米價頓減民無飢死若是之政不

可悉書故於先王抹荒之法爲畧具焉神宗卽位以來河北諸路水旱荐臻兼發糴便司廣惠倉粟以振民熙寧二年賜判北京韓琦詔曰河北歲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東作民携老幼棄田廬日流徙于道中夜以興慘怛不安其經制之方聽便宜從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爲朕撫輯而振全之母使後時以重民困而王安石秉政改貸糧法而爲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爲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輒得罪而民遂不聊生又詔賣天下廣惠倉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無幾哲宗雖詔復廣惠倉旣而章惇用事又罷之賣其田如熙寧法常平量留錢斛不足以供振給義倉不足又令通一路兌撥於是紹聖大觀之間直給空名告敕補牒賜諸路政日以隳民日以困而宋業遂衰先是仁宗在位哀病者乏良藥爲頒慶曆善救方知雲安軍王端請官爲給錢和藥予民遂行於天下嘗因京師大疫命太醫和藥內出犀角二本析而視之其一通天犀內侍李舜舉請留供帝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竟碎之又蠲公私僦舍錢十日令太醫擇善察脉者卽縣官授藥審處其疾狀予之無使貧民爲庸醫所誤天闕其生天禧中於京畿近郊佛寺買地以瘞死之無主者瘞尸一

棺給錢六百幼者半之後不復給死者暴露於道嘉祐未復詔給焉京師舊置東西福田院以廩老疾孤窮丐者其後給錢粟者纔二十四人英宗命增置南北福田院并東西各廣官舍日廩三百人歲出內藏錢五百萬給其費後易以泗州施利錢增爲八百萬又詔州縣長吏遇大雨雪蠲徭舍錢三日歲母過九日著爲令熙寧二年京師雪寒詔老幼貧疾無依丐者聽於四福田院額外給錢收養至春稍暖則止九年知太原韓絳言在法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給米豆至次年三月終河東地寒乞自十月一日起支至次年二月終止如有餘卽至三月終從之凡鰥寡孤獨癯老疾廢貧乏不能自存應居養者以戶絕屋居之無則居以官屋以戶絕財產充其費不限月依乞丐法給米豆不足則給以常平息錢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饍給以衲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雇乳母女使糜費無藝不免率歛貧者樂而富者擾矣三年又置漏澤園初神宗詔開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貧不能葬令幾縣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頃聽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與紫衣有紫衣與師號更使領事三年願

復領者聽之至是蔡京推廣為園置籍瘞人並深三尺
毋令暴露監司巡歷檢察安濟坊亦募僧主之三年醫
愈千人賜紫衣祠部牒各一道醫者人給手曆以書所
治瘞人歲終考其數為殿最諸城砦鎮市戶及千以上
有知監者依各縣增置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道路遇
寒僵仆之人及無衣丐者許送近便居養院給錢米救
濟孤貧小兒可教者令人小學聽讀其衣襴於常平頭
子錢內給造仍免入齋之用遺棄小兒雇人乳養仍聽
宮觀寺院養為童行宣和二年詔居養安濟漏澤可參
考元豐舊法裁立中制應居養之日給稅米或粟米一

升錢十文省十一月至正月加紫炭五文省小兒減半

安濟坊錢米依居養法醫藥如舊制 漏澤園除葬埋依

見行條法外應資給若齋醮等事悉罷高宗南渡民之
從者如歸市既為之衣食以振其飢寒又為之醫藥以
救其疾病其有隕於戈甲斃於道路者則給度牒瘞埋

之若丐者育之於居養院其病也瘞之於安濟坊其死也葬之於漏澤園歲以為常 紹興以來

歲有水旱發常平義倉或濟或糶或貸如恐不及然當
艱難之際兵食方急儲蓄有限而振給無窮復以爵賞
誘富人相與補助亦權宜不得已之策也元年詔出粟
濟糶者賞各有差 糶及三千石以上與守關進義校尉
一萬五千石以上與進義校尉二萬

石以上取旨優賞已有官六年湖廣江西旱詔撥上供
蔭不願補授者比類施行米振之婺民有遏糶致盜者詔閉糶者斷遣殿中侍御
史周祕言發廩勸分古之道也許以斷遣恐貪吏懷私
善良被害望戒守令多方勸諭務令樂從或有擾害提
舉司劾奏從之是歲潼川守臣景興宗廣安軍守臣李
瞻果州守臣王隲漢州守臣王梅活飢民甚衆前吏部
郎中馮楫亦出米以助振給興宗升一職瞻隲梅楫各
轉一官十年通判婺州陳正同振濟有方窮谷深山之
民無不霑惠以其法下諸路二十八年夏浙東西田損
於風水在法水旱及七分以上者振濟詔自今及五分

處亦振之二十九年詔諸處守臣撥常平義倉米二分

振糶臨安府撥椿積之米三十一年正月雪寒民多艱

食詔臨安府并屬縣以常平米減時之半振糶十日臨

安府城內外貧乏之家人給錢二百米一斗及柴炭錢

並於內藏給之凡遇寒遇暑遇雨遇火遇赦及祈禱卽

類臨安之民暨三衙諸軍時有振恤及放商稅公私房貨輔郡之民令諸州以常平

錢依臨安府振之孝宗隆興二年秋霖雨害稼出內帑

銀四十萬兩變糶以濟民乾道六年夏振浙西被水貧

民七年八月湖南江西旱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無官

千五百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將仕郎者聽二千

石補進武校尉進士與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補承信郎

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石補承節郎進士補迪功郎
文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選人轉一官二千石減三年
磨勘選人循一資各與占射差遣一次二千石轉一官
選人循兩資各與占射差遣一次武臣一千石減二年
磨勘選人轉一資二千石減三年磨勘選人循一資各
與占射差遣一次三千石轉一官選人循兩資各與占
射差遣一次五千石以上九月臣僚言諸路旱傷請以
文武臣並取旨優與推恩檢放展閣責之運司糴給借貸責之常平覺察妄濫責
之提刑體量措置責之安撫上諭宰執曰轉運司止今
檢放恐他日振濟不肯任責虞允文奏曰轉運司主一
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虞不足通融相補正其責
也淳熙八年詔去歲江浙湖北淮西旱傷處已行振糴
其鰥寡孤獨貧不自存無錢收糴者濟以義米寧宗慶
元元年以兩浙轉運副使沈誥言米價翔踊凡商販之
家盡令出糴而告藏之令設矣嘉定十六年詔於楚州
所儲米撥二萬石濟山東西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
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振貸
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歉蠲
其息之半大饑卽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
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
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
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以是行於倉司時陸九淵在
敕令局見之歎曰社倉幾年矣有司不復舉行所以遠

方無知者遂編入振恤

凡借貸者十家為甲甲推其人為之首五十家則擇一通曉者

為社首每年正月告示社首下鄰結甲其有逃軍及無行之人與有稅錢衣食不關者並不列入甲其應入甲者又問三鄰與不願願者開具一家大小口若干大口一石小口減半五歲以下不預請甲首知照一倍社首審訂虛實取人人手書持赴本倉再審無弊然後排定甲首附都簿載某人借若干石依正簿分兩時給初當下田時次當法擇時秋成還穀不

嘉定未真德秀帥長

沙行之凶年饑歲人多賴之然事久而弊或移用而無可給或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胥此焉失寶慶三年監察御史汪剛中言豐穰之地穀賤傷農凶歉之地濟糴無策惟以其所有餘濟其所不足則饑者不至於貴糴而農民亦可以得利乞申嚴遏糴之禁凡兩浙江東

西湖南北州縣有米處並聽販鬻流通違許被害者越訴官按劾吏決配庶幾令出惟行不致文凡從之端平元年六月臣僚奏建陽邵武羣盜嘯聚變起於上戶閉糴若專倚兵威以圖殄滅固無不可然振救之政一切不講饑饉所迫恐人懷等死之心附之者日衆欲望朝廷厲兵選士盪定已竊發之寇發粟振饑懷來未從賊者之心庶人知避害賊勢自孤可一舉而滅矣此成周荒政散利除害之說也八月以河南州軍新復令江淮制置大使司科降米麥一百萬石振濟淳熙十一年福建諸郡旱錫米二十五萬石振糴一萬石振貧乏細民

景定元年臨安府平糶倉舊貯米數十萬石糶補循環其後用而不補所存無幾有旨令臨安府收糶米四十萬石用平糶倉錢三百四萬七千八百五十九貫封椿庫十七界會子一千九十五萬二千一百餘貫共贖十七界一千四百萬貫充糶本錢二年以都城全仰浙西米斛誘人入京販糶賞格比乾道七年加優咸淳元年有旨豐儲倉撥公田米五十萬石付平糶倉遇米貴平價出糶二年監察御史趙順孫言今日急務莫過於平糶乾道間郡有米斗直五六百錢者孝宗聞之卽罷其守更用賢守此今日所當法者今粒食糶踴未知所出市井之間見楮而不見米推原其由實富家大姓所至閉廩所以糶價愈高而楮價陰減陛下念小民之艱食爲之發常平義倉然爲數有限安得人人而濟之願陛下課官吏使之任牛羊芻牧之責勸富民使之無秦越肥瘠之視糶價一平則楮價不因之而輕物價不因之而重矣七年以咸淳三年以前諸路義米一百一十二萬九千餘石減價發糶薄收郡縣聽民不拘關會見錢收糶

宋史卷一百七十八終

百子十八

身及在言
集
集
集

| | | | | | | | |
|--|--|--|--|--|--|--|--|
| | | | | | | | |
|--|--|--|--|--|--|--|--|

47-11254

48-11359

